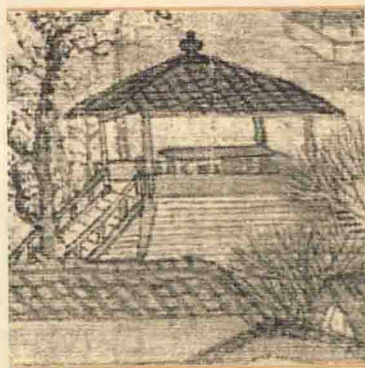


中国小说史料丛书

十二楼

李渔 ● 著
杜濬 ● 评



人民文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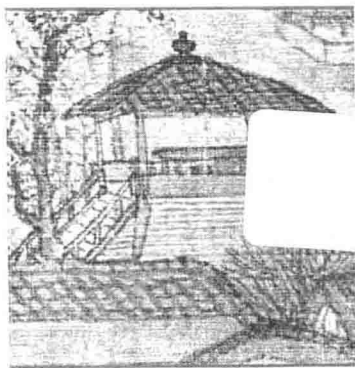
中国小说史料丛书

十二楼

李 渔 ● 著

杜 濬 ● 评

杜维沫 ● 校点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 九 九 九 年 · 北 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二楼/(清)李渔著;杜濬评;杜维沫校点.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1

(中国小说史料丛书)

ISBN 7-02-002834-9

I. 十… II. ①李…②杜…③杜… III. 话本小说: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清代 IV. I24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3063 号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三河市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03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25 插页 2

1986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定价 13.20 元

序

觉道人山居稽古，得楼之事类凡十有二。其说咸可喜。推而广之，于劝惩不无助。于是新编《十二楼》，复哀然成书。手以视余，且属言其端。余披阅一过，喟然叹觉道人之用心不同于恒人也。

盖自说部逢世，而侏儒牟利，苟以求售，其言猥褻鄙靡，无所不至，为世道人心之患者无论矣；即或志存扶植，而才不足以达其辞，趣不足以辅其理，块然幽闷，使观者恐卧而听者反走，则天地间又安用此无味之腐谈哉！今是编以通俗语言鼓吹经传，以入情啼笑接引顽痴，殆老泉所谓“苏张无其心，而龙比无其术”者欤？

夫妙解连环，而要之不诡于大道，即施、罗二子，斯秘未睹，况其下者乎！语云“为善如登”，笠道人将以是编偕一世人结欢喜缘，相与携手徐步而登此十二楼也，使人忽忽忘为善之难而贺登天之易，厥功伟矣！

道人尝语余云：“吾于诗文非不究心，而得志愉快，终不敢以小说为末技。”嗟乎！诗文之名诚美矣，顾今之为诗文者，岂诗文哉？是曾不若吹篴蹴鞠，而可以傲入神之艺乎！吾谓与其以诗文造业，何如以小说造福；与其以诗文贻笑，何如以小说名家。

昔李伯时工绘事，而好画马，昙秀师呵之，使画大士。今笠道人小说，固画大士者也。吾愿从此益为之不倦，虽四禅天不难到，岂第十二楼哉！

钟离睿水题于茶恩阁。

目 录

杜濬序	1
-----------	---

合影楼

第一回	防奸盗刻意藏形 起情氛无心露影	1
第二回	受骂翁代图好事 被弃女错害相思	7
第三回	堕巧计爱女嫁媒人 凑奇缘媒人赔爱女	12

夺锦楼

第一回	生二女连吃四家茶 娶双妻反合孤鸾命	23
-----	----------------------------	----

三与楼

第一回	造园亭未成先卖 图产业欲取姑予	37
第二回	不窝不盗忽致奇赃 连产连人愿归旧主	43
第三回	老侠士设计处贪人 贤令君留心折疑狱	50

十 二 楼

夏宜楼

- 第一回 浴荷池女伴肆顽皮
慕花容仙郎驰远目57
- 第二回 冒神仙才郎不测
断诗句造物留情64
- 第三回 赚奇缘新诗半首
圆妙谎密疏一篇70

归正楼

- 第一回 发利市财食兼收
恃精详金银两失79
- 第二回 敛众怨恶贯将盈
散多金善心陡发86
- 第三回 显神机字添一画
施妙术殿起双层92
- 第四回 饶天幸拐子成功
堕人谋檀那得福97

萃雅楼

- 第一回 卖花郎不卖后庭花
买货人惯买无钱货105
- 第二回 保后件失去前件
结恩人遇着仇人112
- 第三回 权贵失便宜弃头颅而换卵
阉人图报复遗尿溺以酬涎118

拂云楼

第一回	洗脂粉娇女增娇 弄娉婷丑妻出丑	125
第二回	温旧好数致殷勤 失新欢三遭叱辱	131
第三回	破疑人片言成二美 痴情客一跪得双娇	137
第四回	图私事设计赚高堂 假公言谋差相佳婿	143
第五回	未嫁夫先施号令 防失事面具遵依	148
第六回	弄巧生疑假梦变为真梦 移奸作妾亏人改作完人	154
十叠楼		
第一回	不糊涂醉仙题额 难摆布快婿完姻	159
第二回	逞雄威檀郎施毒手 忍奇痛石女破天荒	164
鹤归楼		
第一回	安恬退反致高科 忌风流偏来绝色	171
第二回	帝王吃臣子之醋 闺房罢枕席之欢	177
第三回	死别胜生离从容示诀 远归当新娶忽地成空	182

十 二 楼

- 第四回 亲姐妹迥别荣枯
旧夫妻新偕伉俪 190

奉先楼

- 第一回 因逃难蛇妇生儿
为全孤劝妻失节 199
- 第二回 几条铁索救残生
一道麻绳完骨肉 204

生我楼

- 第一回 破常戒造屋生儿
插奇标卖身作父 213
- 第二回 十两奉严亲本钱有限
万金酬孝子利息无穷 217
- 第三回 为购红颜来白发
因留慈母得娇妻 222
- 第四回 验子有奇方一枚独卵
认家无别号半座危楼 227

闻过楼

- 第一回 弃儒冠白须招隐
避纱帽绿野娱情 231
- 第二回 纳谏翁题楼怀益友
遭罹客障面避良朋 236
- 第三回 魔星将退三桩好事齐来
囿局已成一片隐衷才露 242

李笠翁与《十二楼》 孙楷第 251

校点后记 311

合影楼

第一回

防奸盗刻意藏形 起情氛无心露影

词云：

世间欲断钟情路，男女分开住。掘条深堑在中间，使他终身不度是非关。堑深又怕能生事，水满情偏炽。绿波惯会做红娘，不见御沟流出墨痕香？

——右调《虞美人》

这首词，是说天地间越礼犯分之事，件件可以消除，独有男女相慕之情、枕席交欢之谊，只除非禁于未发之先。若到那男子妇人动了念头之后，莫道家法无所施，官威不能摄，就使玉皇大帝下了诛夷之诏，阎罗天子出了缉获的牌，山川草木尽作刀兵，日月星辰皆为矢石，他总是拚了一死，定要去遂心了愿。觉得此愿不了，就活上几千岁然后飞升，究竟是个鳏寡神仙；此心一遂，就死上一万年不得转世，也还是个风流鬼魅。到了这怨生慕死的地步，你说还有甚么法则可以防御得他？所以惩奸遏欲之事，定要行在未发之先。未发之先又没有别样禁法，只是严分内外，重别嫌疑，使男女不相亲近而已。

儒书云“男女授受不亲”，道书云“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这两句话极讲得周密。男子与妇人亲手递一件东西，或是相见一面，他自他，我自我，有何关碍，这等防得森严？要晓得古圣先贤

也是有情有欲的人，都曾经历过，知道一见见面，一沾了手，就要把无意之事认作有心，不容你自家做主，要颠倒错乱起来。譬如妇人取一件东西递与男子，过手的时节，或高或下，或重或轻，总是出于无意。当不得那接手的人常要画蛇添足，轻的说他故示温柔，重的说他有心戏谑，高的说他提心在手、何异举案齐眉，下的说他借物丢情、不啻抛毬掷果。想到此处，就不好辜其来意，也要弄些手势答他。焉知那位妇人不肯将错就错？这本风流戏文，就从这件东西上做起了。至于男女相见，那种眉眼招灾、声音起祸的利害，也是如此，所以只是不见不亲的妙。不信，但引两对古人做个证验。李药师所得的红拂妓，当初关在杨越公府中，何曾知道男子面黄面白？崔千牛所盗的红绡女，立在郭令公身畔，何曾对着男子说短说长？只为家主公要卖弄豪华，把两个得意侍儿与男子见得一面，不想他五个指头一双眼孔就会说起话来。及至机心一动，任你铜墙铁壁，也禁他不住，私奔的私奔出去，窃负的窃负将来。若还守了这两句格言，使他“授受不亲”，“不见可欲”，那有这般不幸之事！

我今日这回小说，总是要使齐家之人，知道防微杜渐，非但不可露形，亦且不可露影，不是单阐风情，又替才子佳人辟出一条相思路也。

元朝至正年间，广东韶州府曲江县有两个闲住的缙绅，一姓屠，一姓管。姓屠的由黄甲起家，官至观察之职；姓管的由乡贡起家，官至提举之职。他两个是一门之婿，只因内族无子，先后赘在家中。才情学术，都是一般，只有心性各别。管提举古板执

拘，是个道学先生；屠观察跌荡豪华，是个风流才子。两位夫人的性格起先原是一般，只因各适所天，受了刑于之化，也渐渐的相背起来。听过道学的，就怕讲风情；说惯风情的，又厌闻道学。这一对连襟、两个姊妹，虽是嫡亲瓜葛，只因好尚不同，互相贬驳，日复一日，就弄做仇家敌国一般。起先还是同居，到了岳丈岳母死后，就把一宅分为两院，凡是界限之处，都筑了高墙，使彼此不能相见。独是后园之中有两座水阁，一座面西的，是屠观察所得，一座面东的，是管提举所得，中间隔着池水，正合着唐诗二句：

遥知杨柳是门处，似隔芙蓉无路通。

陆地上的界限都好设立墙垣，独有这深水之中下不得石脚，还是上连下隔的。论起理来，盈盈一水，也当得过黄河天堑，当不得管提举多心，还怕这位姨夫要在隔水间花之处窥视他的姬妾，就不惜工费，在水底下立了石柱，水面上架了石板，也砌起一带墙垣，分了彼此，使他眼光不能相射。从此以后，这两分人家，莫说男子与妇人终年不得谋面，就是男子与男子，一年之内也会不上一两遭。

却说屠观察生有一子，名曰珍生；管提举生有一女，名曰玉娟。玉娟长珍生半岁，两个的面貌竟象一副印板印下来的。只因两位母亲原是同胞姊妹，面容骨格相去不远，又且娇媚异常。这两个孩子又能各肖其母，在襁褓的时节，还是同居，辨不出谁珍谁玉。有时屠夫人把玉娟认做儿子，抱在怀中饲奶，有时管夫人把珍生认做女儿，搂在身边睡觉。后来竟习以为常，两母两儿，互相乳育。有《诗经》二句道得好：

螟蛉有子，式谷似之。

从来孩子的面貌多肖乳娘，总是血脉相荫的原故。同居之际，两个都是孩子，没有知识，面貌象与不象，他也不得而知。直到分居析产之后，垂髫总角之时，听见人说，才有些疑心，要把两副面容合来印正一印正，以验人言之确否。却又咫尺之间分了天南地北，这两副面貌印正不成了。

再过几年，他两人的心事就不谋而合，时常对着镜子赏鉴自家的面容，只管啧啧赞赏道：“我这样人物，只说是天下无双、人间少二的了，难道还有第二个人赶得我上不成？”他们这番念头，还是一片相忌之心，并不曾有相怜之意。只说九分相合，毕竟有一分相岐，好不到这般地步，要让他独擅其美。那里知道相忌之中就埋伏了相怜之隙，想到后面，做出一本风流戏来。

玉娟是个女儿，虽有其心，不好过门求见。珍生是个男子，心上思量道：“大人不相合，与我们孩子无干，便时常过去走走，也不失亲亲之义。姨娘可见，表姐独不可见乎？”就忽然破起格来，竟走过去拜谒。那里知道，那位姨翁预先立了禁约，却象知道的一般，竟写几行大字贴在厅后，道：

“凡系内亲，勿进内室。本衙止别男妇，不问亲疏，各宜体谅。”

珍生见了，就立住脚跟，不敢进去，只好对了管公，请姨娘表姐出来拜见。管公单请夫人，见了一面，连“小姐”二字绝不提起。及至珍生再请，他又假示龙钟，茫然不答。珍生默喻其意，就不敢固请，坐了一会，即便告辞。

既去之后，管夫人问道：“两姨姐妹，分属表亲，原有可见之

理，为甚么该拒绝他？”管公道：“夫人有所不知，‘男女授受不亲’这句话头，单为至亲而设。若还是陌路之人，他何由进我的门，何由入我的室？既不开门入室，又何须分别嫌疑？单为碍了亲情，不便拒绝，所以有穿房入户之事。这分别嫌疑的礼数，就由此而起。别样的瓜葛，亲者自亲，疏者自疏，皆有一定之理。独是两姨之子，姑舅之儿，这种亲情，最难分别。说他不是兄妹，又系一人所出，似有共体之情；说他竟是兄妹，又属两姓之人，并无同胞之义。因在似亲似疏之间，古人委决不下，不曾注有定仪，所以泾渭难分，彼此互见，以致有不清不白之事做将出来。历观野史传奇，儿女私情大半出于中表。皆因做父母的没有真知灼见，竟把他当了兄妹，穿房入户，难以提防，所以混乱至此。我乃主持风教的人，岂可不加辨别，仍蹈世俗之陋规乎？”夫人听了，点头不已，说他讲得极是。

从此以后，珍生断了痴想，玉娟绝了妄念，知道家人的言语印正不来，随他象也得，不象也得，丑似我也得，好似我也得，一总不去讨论他。

偶然有一日，也是机缘凑巧，该当遇合，岸上不能相会，竟把两个影子放在碧波里面印正起来。有一首现成绝句，就是当年的情景。其诗云：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水晶帘动微风起，并作南来一味凉。

时当中夏，暑气困人，这一男一女不谋而合，都到水阁上纳凉。只见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把两座楼台的影子，明明白白倒竖在水中。玉娟小姐定睛一看，忽然惊讶起来，道：“为甚么我的影子倒

去在他家？形影相离，大是不祥之兆。”疑惑一会，方才转了念头，知道这个影子就是平时想念的人。“只因科头而坐，头上没有方巾，与我辈妇人一样，又且面貌相同，故此疑他作我。”想到此处，方才要印证起来，果然一线不差，竟是自己的模样。既不能勾独擅其美，就未免要同病相怜，渐渐有个怨怅爷娘不该拒绝亲人之意。

却说珍生倚栏而坐，忽然看见对岸的影子，不觉惊喜跳跃，凝眸细认一番，才知道人言不谬。风流才子的郎郎比不得道学先生的令爱，意气多而涵养少，那些童而习之的学问，等不到第二次就要试验出来。对着影子轻轻的唤道：“你就是玉娟姐姐么？好一副面容！果然与我一样，为甚么不合在一处做了夫妻？”说话的时节，又把一双玉臂对着水中，却象要捞起影子拿来受用的一般。玉娟听了此言，看了此状，那点亲爱之心，就愈加款动起来，也想要答他一句，回他一手。当不得家法森严，逾规越检的话，从来不曾讲过；背礼犯分之事，从来不曾做过。未免有些碍手碍口，只好把满腹衷情付之一笑而已。

屠珍生的风流诀窍，原是有传受的：但凡调戏妇人，不问他肯不肯，但看他笑不笑；只消朱唇一裂，就是好音，这副同心带儿已结在影子里面了。

从此以后，这一男一女，日日思想纳凉，时时要来避暑。又不许丫鬟伏侍，伴当追随，总是孤凭画阁，独倚雕栏，好对着影子说话。大约珍生的话多，玉娟的话少——只把手语传情，使他不言而喻；恐怕说出口来被爷娘听见，不但受鞭箠之苦，亦且有性命之忧。

这是第一回，单说他两个影子相会之初，虚空摹拟的情节。但不知见形之后实事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受骂翁代图好事 被弃女错害相思

却说珍生与玉娟自从相遇之后，终日在影里盘桓，只可恨隔了危墙，不能勾见面。偶然有一日，玉娟因睡魔缠扰，起得稍迟，盥栉起来，已是巳牌时候。走到水阁上面，不见珍生的影子，只说他等我不来，又到别处去了。谁想回头一看，那个影子忽然变了真形，立在他玉体之后，张开两手竟要来搂抱他。——这是甚么原故？只为珍生蓄了偷香之念，乘他未至，预先赴水过来，藏在隐僻之处，等他一到，就钻出来下手。

玉娟是个胆小的人，要说句私情话儿，尚且怕人听见；岂有青天白日对了男子做那不尴不尬的事，没有人捉奸之理？就大叫一声“阿呀”，如飞避了进去。一连三五日不敢到水阁上来。——看官，要晓得这番举动，还是提举公家法森严，闺门谨饬的效验；不然，就有真赃实犯的事做将出来，这段奸情不但在影似之间而已了。——珍生见他喊避，也吃了一大惊，翻身跳入水中，踉跄而去。

玉娟那番光景，一来出于仓皇，二来迫于畏惧，原不是有心拒绝他。过了几时，未免有些懊悔，就草下一幅诗笺，藏在花